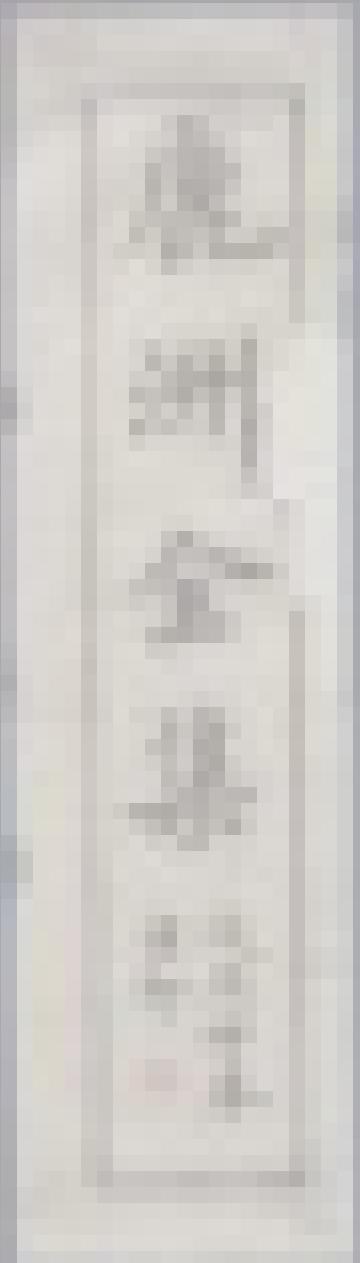


鹿洲全集

戊辰仲春  
重印

玖



魔  
洲  
人  
樂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得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得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  
悲歎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  
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服  
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  
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  
我也惠來邑民王希伍年八

十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米  
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  
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  
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  
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  
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靜鞫似別有鈎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  
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  
何求不得萬一有差九原怨  
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  
小民不得盡其詞怡色和聲  
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後空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寃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宇內蓋有寃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  
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  
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贗何  
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  
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  
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愛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擔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況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說乎先生自服  
官以來惟在普得寢食耳大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收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結隊尚岌々未必保全豪強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日告翫者一二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雀符治豪  
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  
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  
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  
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  
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靜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駁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茲得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  
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  
已臻大治夜戶弗扃民有仁  
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  
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劄見  
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

酉春日衡山年全學愚弟曠  
斂本拜手題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邑令藍鼎元著

偶紀上

五營兵食

三冤盜屍

邪教惑民

幽魂對質

葫蘆地

沒字詞

龍湫浦奇貨

死丐得妻子

賊輕再醮人

閩廣洋盜

兄弟訟田

卓洲溪

改甲冊

偶紀下

雲落店私刑

三山王多口

西穀船戶

忍心長舌

仙村樓

尺五棍

林軍師

山門城

猪血有靈

古柩作孽

蜃樓可畏

鹿洲公案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宣逸夫校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  
達濠湖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  
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

○關係甚大

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閒岌岌焉。時鎮潮大帥尚公約。好○鎮○帥○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今承乏代庖。茲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體○恤○下○情○聞○者○已○欣○悅○矣○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鎮補倉之費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一○字○可○憐吏皆曰難甚潮人素有健逋之癖鄉間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郭內世家大族之田閩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轅役勢豪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紳○矜○勢○豪○積○初○至○此○潮○邑○偏○科○一○難○否。則追至縣堂。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箇差亦遂與和同舞弊。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戶餓殍。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戶。得以見官。且比較輕笞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衛○役○放○恣○至○此○潮○邑○催○科○二○難○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剝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歎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憲役。非止百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閩邑人民。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先以禮義廉恥。勤之。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鄙魯。日之邇年。以

來。西。成。歎。薄。急。公。者。鮮。兵。精。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  
冬。稔。有。秋。閭。閭。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  
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  
等。同。鄉。共。井。非。親。卽。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  
以。鄉。井。情。義。動。之。  
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  
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  
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  
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  
令。人。羞。死。  
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簡。面。皮。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  
居。頑。戶。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  
願。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  
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  
今。本。縣。特。從。寬。減。○是○少○不○得○的○不○如○留  
減。耗。至。此。○亦○宜○急○公○完○納  
每。石。耗。米。一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濡染焉  
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  
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爲。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  
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內。得。以。發。給。兵。糈。後。此。源。源。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

再○以○刑○法○動○之○

當照舊加一征收。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

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強之性。自昔已然。況今爲。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參。士則申褫。奸棍蠹役。說○到○此○處○雖○健○連○者○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卽至家破身亡。亦終

不。免。于。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謬。叨。民。  
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  
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  
區。急。公。完。糧。分。內。當。爲。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  
○開。此。而。不。動。心。非。人。  
豈。皆。木。石。心。胷。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  
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  
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爲。異。事。歡。欣。趨。納。者。甚。  
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  
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問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真不可化。  
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貞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  
此坐。因。家。強。良。法。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  
快。完。卽出汝矣。而尚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

思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卽當

極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  
此攝。捕。抗。攝。良。

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召戶房吏  
書賚。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獎以數語。攝之  
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侯。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  
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  
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  
果得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  
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  
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轂感激不可名  
狀。朝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參府許公皆曰：「我等平  
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  
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追錄先生

卷一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署差弊竇驟塞頗有慍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卽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人雖父兄子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署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久發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始不爲動也。忽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有華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入衆中。咷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

舊物  
奇事駭人  
開

退堂曰。蜀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  
余曰。况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  
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跼立聳聽。其  
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  
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  
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  
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  
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既  
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朝廷也。既爲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崙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在○此○此○非○人○所○及○也○其璣，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不走者靜聽點名，吏白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置各甲以次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是見本事

趣語

卷二

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爲上東山耶。  
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况東山一卷石直。  
豪氣未除。用韓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尋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  
怒而威于鉄錢。遺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勉爲守法奉公焉可。  
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強輸將恐後。是以兩月。  
之間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  
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費。人心既定。頑梗旣馴。役曆旣。  
遠來者造化。彼此催科不復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乏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

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真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畧治衝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斑

三究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鳩

此着狠

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曠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鞠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

繪形為許氏開網。

扶掖蹲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悽惋亦非復妬悍鳩毒人也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

便先定案奇

度爲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夭殤之日

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

家過其表姊宅卽去矣引線此問極細

速阿喜有夫男與否曰有子廖

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阿喜來問廿八日王士毅到

故家何事曰遇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

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何處我對曰後邊

嶺卽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

定士毅案

果服供稱係僱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  
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  
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  
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槩行釋去當塲觀  
者數十人咸以爲果完結也懼呼震天羅拜匝地旋  
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  
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  
房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  
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水消霧散却仍不完結妙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閒可乘。度代書認保之。

善等征據。

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

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書供詞。則字  
定爵亭案。  
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真情畢吐。供稱係老

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滅水都烏石。

寨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卽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

役星飛訪緝弋。獲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

深沈十倍。至則切切嗚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

有情有理。

人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  
○更○懷○惻○司○聽○  
○善○觀○

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  
鑠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  
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  
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  
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  
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  
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  
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籌畫周到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櫓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  
官亦無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  
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  
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  
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  
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僞今日之事  
尚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人  
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謀  
却踪跡不謹王爵亨王士毅旣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遽。答。曰。  
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  
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  
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  
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余。復。試。之。  
曰。汝。夜。閒。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  
爵。亭。窮。詰。其。夜。閒。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  
形。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  
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

此着又珠

此普跡矣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  
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  
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隨

○留○一○記○妙○

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

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汎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  
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昇回普邑俾林氏陳

天萬認明非僞令仵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

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爲至

○叙○族○誼○妙○

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卽曩因祖業微嫌

兄言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畱一鋤存活吾以兄爲  
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  
○倚○伏○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奈何。偉度嘆曰。我

之悞也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

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蒞茲月餘。地方未有  
○起○色○三○究○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  
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因將王士毅王

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  
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具結  
哀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  
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已不堪問矣  
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

邪教惑民

○敘風俗之壞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家閨閣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提。出。正。祀。爾妙貴仙姑卽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男女數百輩皆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贊奉東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廈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衆數百召梨園子弟鼓歌宴慶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閑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  
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  
其所之。實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

拔根斬株。妖狐。此術無所施矣。

姑臥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  
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  
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爲者。余  
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  
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  
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懼。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  
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媚嬪遂以爲真娥女。  
娘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迨入卧房登邃閣拜彌勒。  
佛誦寶花經呪燃起閼香則在座者皆昏迷倒恣。  
所欲爲其閼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卧有頃。  
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  
夢魂惝恍之際按其沿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  
死。有餘辜。傷風敗俗。  
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憂且。  
黨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已余體恤民情爲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拔中，毒姓名一盡燒滅，免究。  
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杖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  
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其縱妻淫孽之詹與  
參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別枷杖創懲，餘黨一  
槩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  
邪謫除而正學興，風化大振。  
更門牆爲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  
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  
際出文會張陂租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  
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

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  
○容○深○沒○小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沽一已之  
名使繩綫遍及于鄰封深夜中毒自經溝瀆則保全  
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  
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  
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爲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障水輪流以灌溉其田  
八九月之閒旱江羅兩家恃強衆索規約不顧朔日  
爲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踞之楊仙友不服  
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  
其鄉老江立清號召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  
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五  
十人荷戈制梃環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  
鋒不可當  
大戰  
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鬪衆寡不敵仙友殲焉

文煥等紛紛逃竄。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州  
大○院○者○爲○大○捕○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冬○十○月○十○有○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鞠○再○三○莫○肯○居○兒○手○者○詞○證○江○拱○山○謝○文○卿○以○格○鬪○人○多○刀○挺○交○下○實○不○知○爲○誰○詢○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者○爲○羅○俊○之○江○阿○尾○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實○不○能○知○亦○不○能○知○其○爲○誰○也○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飭○之○以○情○示○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淒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

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

○富情○實理○所以○動其良鬼之心○

等清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爲冤

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

○果王

○冤家對○

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

○頭○

○冤家對○

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

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

○堂上○呼堂下○廳落○

堂皇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

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  
○在○此○儀○然○寃○鬼○出○現○  
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已衆人或昂首而  
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  
○不○打○自○招○矣○  
不視若爲弗聞也者余卽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  
○實○在○可○惜○  
在此欲汝還其一命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顫良久  
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冤魂在茲汝  
則不敢置喙其爲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  
珠服曰吾挺擊其顛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刀乃  
江子干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干至問之子干不承

聞得妙

看得呆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見冤魂乎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顱之左汝持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形如此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召多人指麾令殺者爲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冤今與汝爲難汝受賄幾何卽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

呈左。可。謂。指。証。的。確。

廣雅

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兩言。赫死亦見天網不漏。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十道卽將江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清卒潮人遂以爲真有鬼神也。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冤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  
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冤鬼  
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  
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舉頭一  
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旣得便可  
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令君直是包閭羅

與之而無出。學其樂五章。

子雲賦曰：「知音者希。」

秦樂多奇人也。安東望而眼熟，長以全知。

出秦之日，見一婦人，因憇天柱，大笑可怖。

竟夕食不寧，若有所失。向安是後，亦朝夕被服。

有時見其外，若有所失。其後，人有歌曰：

訪盧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不能以終日。其習也。余初蒞普時。民之攘竊者百餘人。緝治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梃結羣而趨。日未哺則路絕。人行余憇焉。擒其積惡盈貫者斃之。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已。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其根苗未盡也。

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污。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踪也。爲畏死其寂處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數日。果有

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  
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藤牌俱藏寮  
閒草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  
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海門營遣千總陳  
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  
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師  
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即使幸爾相  
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間難爲追  
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用兩三人之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晉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普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初更直抵葫蘆地圍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定謀而易猝莫當百不失一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卽於寮間搜出鋼叉挑刀鈎鎗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母砲鐵鎗牌刀斬馬刀鎗刀鐵釣五十

大。力。鎗。住。卽。起。下。

大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素

不軌奸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

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盜徒相善往來密洽

以余治盜嚴肅無逞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

難。經。具。出。

寨沙埢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刦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爲往來駐足總匯購置軍械米糧以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已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灣奪舟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航橫行島嶼刦商舶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小發而張網羅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擒獲王建千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阿捷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槩免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山陬水澨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攘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施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月江集

卷一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間  
手展一楷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  
堂前何距之遠也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楷耳余  
曰婦人不知款式素楷亦不妨吏曰沒字也惟空楷  
而已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召而問之曰若有冤欲  
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楷來也婦人曰不識字又短  
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余卽將其楷  
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便○見○與○目○相○親○景○象○

大○奇○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

鄭氏供詞

去年十二月初八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

懸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

我斂理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

徙宅收我瓦桷絕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

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

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閏月矣告何爲者劉氏曰阿梅

劉氏供詞

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  
負約耳哉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

肉食家長處處皆然。

憇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姑年風燭兒在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

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卽飛箋遣役

迅速。

爽快。

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訊之。阿梅狡賴曰。無也。

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我憐其母

儼然義人也。

李阿梅供詞。

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

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阿梅固

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

兒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門梓及李晨。李

撒得老辣。

尚私。賄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者。不過欲求助升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

竟相攻。或竟偏請。喚。

可以喚質。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

曉以審言。又要覲色。

類狙詐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卽已洞見心肝。豈汝利口所能欺。誰汝以我初蒞。任可以相欺。欲試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詭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  
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

心服得亦爽快

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  
李尚諸人勸我代爲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二兩又  
將舊日十五兩借券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  
鄭氏曰原約兩閒房屋永爲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  
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  
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  
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

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意。無。足。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詐。姑念片言一折報。自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俱各和好。如初。大。造。化。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冤亦爲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冤民。

龍湫捕奇貨

○吉○筆○  
龍湫浦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  
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  
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  
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  
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余堂  
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人所愚問  
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  
右其閒因畱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得○寡○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  
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柳卽籤拘。

李阿柳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柳係普邑革退

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提訊余曰不然仍在王煌立

寓中急掩捕之有頃阿柳至自稱今日死矣乞免刑

當吐實余曰善阿柳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

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柳知不可欺卽

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棍張阿

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卽令鄭阿二跪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鞫訊  
情由緣李阿柳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  
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  
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  
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  
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詞邦棉  
卽給煌立錢二百阿柳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  
等十多人都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賚  
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爲蕭邦棉李阿柳所

偏俠氣

留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刑書鄭阿二亦  
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徧向楊家嚇索。諸楊不  
依。煌立元貴因僞爲入邑。至貴嶼邦棉阿柳又僞爲  
畱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僞赴普邑宿林惠山張  
阿東之家。阿東又爲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  
嚇索。自八十兩降而四十二十。以及十兩。而楊如傑  
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毆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  
可指應。遂出而以藉屍勒酷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  
奏。所。亦。奇。  
定。案。

保。蠹。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  
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向。身。死。之。  
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徧。體。且。腰。閒。竹。篾。二。條。  
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塲。訊。問。皆。莫。能。知。出。許。多。妙。心。疑。此。偷。兒。  
被。殺。行。徑。曹。阿。左。案。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因。呼。許。  
元。貢。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  
案。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卽。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  
兇。汝。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賄。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  
暮。旋。輿。過。右。埠。潭。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爲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辱弱十數年爲賊所苦幸公蒞止始安生業人田稻得收固疏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東薪爲炬以耳民情可見做好官只賺得此耳

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公尊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此炬可以不勞耆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余因令與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問鄉間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  
無有。惟龍湫浦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  
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刦無忌。今已死其一。卽  
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  
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  
貴。果獲曹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  
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  
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  
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老  
人  
之  
言  
俱  
驗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捨  
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  
如篤病起。枉羸亦未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  
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鄉。  
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  
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麻布。  
褲襪裹頭。顱鮮血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  
墓祭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  
當。約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至窯內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芳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墳窟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爲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真情反爲門戶之辱也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供元吉夥盜及鄭厝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所買貯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卽係黃近啓蓋石埠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羅亦無一疎漏云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柳鄭阿二張阿東許元貴及

賢哉叔也所見極是

頃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貯移屍之黃  
奕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  
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  
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  
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見一時家人父子脈  
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坛溝邊余心疑之見便易妙然不得不爲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爲投河確據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卽爲比緝刻日追賊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辨别真僞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即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應若是之速窮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辯而陳氏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爲墮淚然余心終  
不以爲然也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  
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  
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  
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  
知今身爲兇犯禍及切膚應羈獄詳候抵償汝五人  
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  
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度汝等潮民  
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澨碣石而已

○不○信○○

不着繁妙

卷一百一十五

汝五人分途驟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侯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渴餓丐招尋無主然旣有僞子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正亦可含笑九原云

妙在民忙官閒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郵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與夫敝袴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巹。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裹裏者哉？」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突兀。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去乞畱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言之處及賊去輿夫憐之解散袴與之周身余曰噫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輿夫敝袴且爲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致之死水○弱○民○亡○自○然○有○此○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鬼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爲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刦來告者陳日耀陳

陳休口供。

日光林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挺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割足銅錢衣被刦奪一空熟識三賊鄭阿載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蒞任果明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旣無人能捕何告爲日羈羅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蒞止可仍聽道路荆○知○前○言○裁○之○耳○

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一

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直認不諱。亦是矣。快之。然。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尚存。察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汎。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閃鑠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老。富。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劫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下海劫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徑。迅。蓄。不。及。捕。耳。是。以。一。制。打。書。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汎。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間平素刦奪幾何亦

罪人斯得二

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内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

一婦人預焉問所刦婦人何賊阿載言貧人無他長

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刦幾

人是誰下手曰同刦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

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間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

突出橫刦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

語刺骨

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之我等實

止。入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今卽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昇平世界白日行刦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奈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驅刦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

說得再醮婦不值。

○半○文○錄○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  
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  
控告則此事亦可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  
可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  
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刦已多法不  
可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  
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枷號滿  
日再議可也卽令廖開揚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時新婚宴爾既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  
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橫行莫當一日數犯  
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  
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  
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  
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  
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召  
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  
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爲盜賊不

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渺。

閩廣洋盜

深○知○育○小○情○狀○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易大習爲固然也久矣余以

丁未秋蒞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時尚未越俎代潮也冬十月有南澳鎮差員高聰紀

壽林耀等賈投公檄移提行刦樟林港大盜林阿相

是見公忠爲國心腸。

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眞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旣而思之海洋行刦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匪淺不可謂普  
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  
才李阿皆李阿繪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  
訊則李阿繪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  
不宜有出海之事<sub>屏左右密訊之</sub>阿繪果未同行且  
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板累非此次在洋行  
刦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繪  
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聲  
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阿繪老實數語了然

此九月十三日出之始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賀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石洞內。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蝟船二隻。共駕出海。十四日在花嶼洋面。刦奪鄭財源鄭廣利縉子船二隻。將原蝟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灣海面。奪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其紅頭船縉子船三者皆釋回。惟留縉船中水手杜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灣。

洋面刦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  
○從○此○分○爲○兩○船○  
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  
十○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  
各飄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  
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  
○夥○之○處○  
員鴻沈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  
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  
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  
爲首曰赤鬚大奇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爲首者

○是○洋○盜○常○態○  
呂璜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

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  
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  
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肚猴。順偷食油。  
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筒公單鞭。皂隸。候大漢。阿肥。二  
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卽赤鬚。  
大奇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  
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  
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正在設謀訪緝閒復據  
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  
係出海行刦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飛差陳  
拱都。是。輯。益。如。擇。已。棗。陳勇余進賚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  
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發也問獲者實何姓  
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發家居棉湖係黃呂  
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員澳登岸散  
黨者時南澳鎮差員高聰陳申紀壽林耀等聞縣令  
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

○此乃爲地方法非吝也

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

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聰等不能待將李阿才

○太○平○將○帥○此○便○

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是功鎮帥以爲莫大奇功星夜

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

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

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爲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

許勳勞以爲猶夫文員分內尋常之事是以未與之

耳彼遂強冒爲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與之辨。謂花嶺廣澠地方皆鎮帥轄轄之下。何獨吝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爲封疆大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韜而貽盜賊之笑乎。余曰。如此。非文武得大體妙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思。無非綏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爲名爲功。則三尺童兒愧欲絕。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卽乘夜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隴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爲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

興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昇入隴頭鄉直  
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  
○亦○能○在○否○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  
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王協拘而婦人  
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爲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  
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材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  
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  
意一答真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  
曳下鄉長來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不○可○少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偽。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卽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貽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越數日。不。是。不。能。得。賊。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林阿鳳一。到。便。有。頭。緒。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  
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豐黃呂璜購置軍械鎗  
刀牌棍大砲火藥鈎鎌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  
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  
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  
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  
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  
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悞借之非同黨  
○先○是○局○外○熱○腸○此○則○身○在○當○局○  
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潮人桑田出海廣灣刦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陳防

非我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

和衷

皆以捕賊爲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

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卽老七一名鞠

訊之始知耳聾京卽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普

兩邑並搜自無通虛

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脰出海

行刦閩粵各船及香員鴻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

復會同達濠營拿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卽

混名肚猴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諸人而普役陳拱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  
深海

到後船便有頭緝

行刦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  
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輿洋面奪得安興  
利繒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繒子船亦釋去  
其一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刦奪陳元魁糖船  
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  
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  
隸二十三仔老二矮其赤鬚大哥卽洪伯豐也林阿  
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役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絕遂在大鵬山

散○器○之○處○

此後二○船○

地方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縉船水手杜阿利先于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閒逃回去矣復

杜○阿○利○結○局○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卽混名上海客亦號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道鄭應等多方訪緝弋獲林老貨卽林阿任一名據供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浦墟買米遇洪伯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刦米船係伯豐起意爲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卜蔡  
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  
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  
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刦閩粵各船以及散夥分賊  
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一賊亦被差役  
鄭川翁道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回線尾其行踪  
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  
役按照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卽高阿權一名李十二  
如魚入網卽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卽阿肥及鄭阿尊等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間薯園被鄉保緝獲惠尉嚴刑不承惠令刑夾賊骨四次亦不以實告羈獄久之因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証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鄭阿清卽鄭旭卿。

就獲于葵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卡蔡阿發李阿元。

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

緝弋獲者也。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

○潮○鎮○獲○賊

拿獲楊阿勇卽文萊薯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

○粵○鎮○獲○賊

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卽侯大漢

皆就獲于南澳。南澳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等。  
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審。  
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爲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贓物不知行劫爲何事此外

全夥盡獲只少一人

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

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璜一人則四十有一人

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卽蕭

大肚也砲傷嚴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

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遊魂終無所逃

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戶鄭財

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

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脰出海之後花崗將軍溥

議認的確

井尾廣灣所刦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

後

船詳悉

初四以後所刦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豐林阿

則先

船人數可知

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

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卜芬筒

公單鞭阜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吳阿來蕭旭友黃阿

德等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

罪不客喜

人雖少劫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

一日剽掠闡廣非止一船得賊有多寡按法無輕重

藁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徒

如律

見

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  
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捨衣服銀布俱于各盜  
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沒海  
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  
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隣邑亦賈同寅不以爲忌羽檄縱  
橫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始以旁  
觀之熱腸爲隣封驅除稂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在當  
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  
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已可見緩。

○此○字○乃○居○官○之○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  
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灣鎮知  
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  
役職名余曰噫南鴻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因假而得  
眞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  
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里  
波濤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  
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氏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  
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  
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構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  
聞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  
定亦曰父與我也陰語動天良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  
在汝父當取其棺斲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  
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  
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嘗○前○指○點○使○之○自○思○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強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  
沈○痛○體○切○不○悔○悟○者○非○人○也○  
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  
繫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卧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何等快樂。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一木石鳥獸。亦必回心。說列此處雖二子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今代汝恩患預防。汝兩人各留一子足矣。明居

長畱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畱次子去長者可也  
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養濟院賞與丐  
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無田可爭他日得  
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人不敢矣余曰  
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  
爭阿定曰我不受也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  
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  
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  
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

欲○保○化○其○宣○人○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

向化之速

息姊姒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  
不愛田一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  
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比  
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齊僧可乎余曰噫此不孝  
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  
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鶴蚌相持使禿子收漁人  
之利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  
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

愚人語

至情至理

此是正斷

弟兄輸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  
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  
教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  
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閒遂有言  
片○卷○無○此○  
禮讓者矣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  
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  
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  
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此○事○不○除○便○爲○大○盜○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  
○懷○客○適○余○自○普○之○潮○  
○以○是○夜○二○更○過○貴○嶼○見○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  
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盜○  
○攫○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  
○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  
○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船○母○船○不○新○不○舊○爲○  
○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卽○于○道○中○停○  
○大○敵○  
○與○張○燈○草○檄○調○保○正○楊○勳○李○纘○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滿百

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

同家久矣得之矣

因思多槳船母船非內溪所

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集水保方東昇

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過

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內弋獲八槳船母船

謂當是而非

一隻繫維草岸內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

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

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上自稱因貪違禁私

置多槳船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

免實無攘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情素  
比匪江上船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  
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  
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  
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船母船乘風飛  
駛直入貴嶼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  
溪被擒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  
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  
基。高。建。于。網。漏。此。着。  
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爲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  
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  
則爲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  
鄭阿清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  
有名積盜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  
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船母船上住宿寢食  
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紹聰鞫問則紹聰佯爲不識阿  
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船母  
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情乃屏左右於內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

妙妙

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先呼保正鄭茂紀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人讓客而不以實告卽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者幾人姚紹聰船母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得不實說矣何來不實言先夾汝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此三人搶刦是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八槳船母船前蓬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鯨灣藉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平港內。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強。兇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紹之曰。汝乃爲紹聰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聰已自不諳。謂此八槳船母船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先沈字○字○說○着心○。在南塘池中。後使不○人○不○服○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兩。汝尚能代爲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死○轉○得○妙○。以言○船○之○

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

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我等實係善良不

無害矣。  
○直○窮○到底

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

紹聰

言汝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

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刦。彼

恨爲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

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

○說○則○殺○之○力○耳○

王○阿○協○亦○老○實○

有何能爲不遇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姚

紹聰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姚

伯蘭許阿加邱阿龜陳伯榮陳伯爌陳伯鳳等皆姚

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  
姚紹聰俵分奈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

音筆

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綿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

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

計二件

所謂是真贊得假也

六聲多數

赃物多猪肝猪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

前赃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

言及此。其爲此案真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

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擒捕。王阿協爲紹聰所  
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故仇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伯榮陳伯燭陳伯鳳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賊給還郭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槳雙槳大小船。卽以充賞。

于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  
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差李姓者。  
○管○得○許○多○那○裡○  
不悅且駁駁有後言矣。

饑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刦賊通詳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實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途餓殍之憂莠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爲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  
地方之要著不可以文害我之也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多人相磨累以示威或捏造花名居可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寶毆死林嘉杜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出題一名與焉註係梅花村人遭役攝訊閩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辨余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國。汝卽阿桶亦。  
何妨。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國。是真林嘉。  
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  
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  
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閒。余曰。若。  
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  
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間小點墨色。加濃。  
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  
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

自○招○共○禱○

矣○亮○可○以○不○

辨○得○妙○

辨○得○精○細○

辨○得○破○矣○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真矣且問汝家甲冊作何改法爲汝改

此贊

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

更大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爲盜改家甲冊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

足見公明

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

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

二十里鄭娘寶致死林嘉柱之日汝實未嘗在塲風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冊此

○鑑。曉。何。及。

刻寧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吊觀甲冊又

着實可畏。

何以深心善謀連舊冊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成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卽彌縫至精至巧終難以

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

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

事斷不可寬亦荷校于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

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而

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作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冤抑